

【四季零墨】

海岛上的守望者

□吕仁杰

刘公岛上一级消防长朱金良，精瘦干练，像是岛上一棵笔直的树。

他来自安徽农村，18岁入伍，告别家乡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消防战士。在他的身上，有种阳刚的血性和浸在骨子里的善良。

幼时，朱金良每晚的睡前故事，便是听爷爷讲述自己年轻时在战场上克服困难、英勇战斗的事迹。1948年，爷爷在战场上被敌方炸成重伤，双目失明。但他反复告诉小孙子朱金良，人要“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听党话，为国争光”。经过老人家一次次讲述，这句话仿佛闪烁在暗夜中的明珠，渐渐成了朱金良的座右铭。

岁月流转，如今朱金良已经47岁，他在消防岗位上默默奉献了近三十个春秋，经历过5000余次消防救援考验，救助群众200余人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烈火英雄”。

英雄的背后，是消防人精神一代代的传承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威海的一次灭火任务中，朱金良主动请命，与战友们冲到离火点最近的地方，整整五个小时没下火线，却不慎掉进水中，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，死亡就在眼前。班长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起，他注视着班长良久，却说不出一句有力的话语。那一刻朱金良似乎笃定了人生的价值，那就是自己这条命是战友冒险救回来的，也可以时刻准备着付出。

他告诉我，生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救出一个人能拯救一个大家庭，也能给人一份伟大的希望。30年来，时光给了他黝黑的皮肤，在他眉宇间刻下深邃的皱纹。但他激情如昨，依然一丝不苟，风风火火。

刘公岛三平方公里大的地方，百分之八十七是森林。绿植覆盖面积大，森林防火、游客安全加上保障岛上村民生活秩序，就成了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。多年来，他对岛上情况了如指掌。朱金良说：“我们平时的拉练，就是巡山。尤其是小山道是巡逻的重点，要熟悉山上的每一个方位，记住每一处最近的消防栓。因为这些地方游客也能到，就可能存在隐患。”说话间，面前有一排草倒下了，他指着脚下的脚印告诉同事们，这附近可能有人来过，一定要注意草丛中无烟头。

我无法想象，他每天背着40多斤的装备周而复始地巡山，是什么毅力让他坚持下来，并记住岛上一草一木呢？他脸上泛出一丝笑容：唯有用心而已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岛上的每一棵大树、每一寸土地都生长在他的心里。

他说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守岛人，必须有良好的体能。“我们与岛外的消防站不同，面对的是山，是海，是丛林，是旺季时在岸边欢聚的游客。想要尽快到达救援现场，双腿的力量要能跑过汽车的速度。”所以，日常巡逻，体能训练占据了朱金良和战士们的大部分时间。

巡山巡海，是用腿，用眼，用心的结合。而且刘公岛上古建筑众

多，丰富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的见证。朱金良说，古建筑防火的压力比救火更重。所以每座建筑的角角落落，哪怕一根柱子一个水龙头，都要记得清清楚楚。因为只有尽量保证安全，这些古建筑才能沿着时间的脉络传承下去。

早年间，海岛上的条件称得上艰苦。尤其是冬天，风雪严寒会把水池供水管冻裂，出勤救援回来，没有热水是常态，馒头冻得硬邦邦的像块石头。队员们常常吃不上蔬菜，若是大风停航，队员们有急事只能搭渔民的渔船回家。

既然安下心来扎根海岛，就要战天斗地积极有为。等不来靠不来，就靠自己来改善居住环境、工作条件。几年来消防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有了崭新的办公楼、干净的厨房和整洁的寝室，侧面的小院也被充分利用，养鸡养鸭又养鱼。四季蔬菜翠绿健康，既改善了队员们的生活，又充分利用了“闲地”。消防站真成了大家共同的“家”。

东村是岛上唯一的自然村，只有50多口人，大多是老人，多少个春节，朱金良带领战士们实行“承包到户”，哪家有困难，大家一起帮。陪老人过节，成了这支火焰蓝的“特别任务”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老季家的年夜饭只有两个冰凉的菜，队员们纷纷出手凑了八个菜，老季家的屋里传出幸福的笑声。那一刻，风雪中的刘公岛，是最温暖的岛屿。

84岁的邓奶奶说过一句话，始终牵动着朱金良的心：“我活着的时候不想麻烦你，希望走后能把我抬出去”。为此朱金良每天去看一眼老人，生怕出点问题，这也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。80岁的隋振突发疾病，朱金良将老人背到码头送到医院。老人出院，他又护送回岛，陪着安全到家。这一件件暖人的故事，在他看来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“小事”。可对岛上的老年人看来，消防队员的每一次安全护送，都是最安心的托付。朱金良说，其实自己与村子里的人已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

我看着他背影站在岸边，像一盏灯塔。

从普通战斗员起步，到战斗班班长、特勤班班长、攻坚组组长，身经百战的朱金良，在消防队伍中有着“兵王”之称。到刘公岛担任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后，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改善队伍风貌，几年时间不仅获得了岛上的认可，更把消防站建设成为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省级青年文明号”。2023年，刘公岛消防救援站又被中宣部授予第八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。

在朱金良的影响下，很多年轻的小伙儿加入到消防队伍中，他们同样以岛为家，用对家园般的热爱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岛屿。一代代人的青春和热血，不断书写新的故事。海浪退下又涌来，一如心潮飞动着奔向梦想彼岸。前浪稍微偃伏之后，又有后浪继续前行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、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）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漂泊幸带一支笔

□李柯漂

二十多年前，在东莞找到工作又丢掉工作，然后继续找工作又失去工作，是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：说走就走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不留任何遗憾。就像湖中的一片落叶，无根无须，漂泊不定。

我怯生生地穴居在同村老乡“二狗”的建工棚里半个多月，伺机找一份文秘工作。那时候，坐绿皮火车到广东需要三天两夜，还没踩上南粤红土就已经疲惫不堪，好在二狗和我一起长大，他没有嫌弃我，托他所有认识的同事为我物色我想要的体面工作。二狗尽力啦，却毫无结果。夜晚睡在硬板床上我胡思乱想，是能力不足还是人满为患？或是我样貌长得焦虑不堪？应聘的企业明明缺文秘职位，非要女士优先，只怪自己投错了胎。

当时非要找文秘工作是有缘由的。

读初中时，自己写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课堂上读出来。当着同学的面，平时讲课都是本地方言的老师，读我作文竟然憋出一口蹩脚的普通话，声情并茂，末了一番点评，号召同学都读读我的作文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觉得自己将来得靠笔吃饭，或许会成为半吊子文化人，受人敬仰。一个学期下来，因为读我的作文多了，语文老师居然把普通话听顺了口，从此课堂上再也听不到他浓浓的乡话了。对于我，那种无比自豪的感觉真好，冥冥之中注定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，扯不断理还乱。因为自己过于迷恋写作文（谈不上文学创作），高考我落榜了，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校园里活动了。

最初到南方打工，行李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还带上了笔和稿纸。南方文化气息浓厚，地方报刊、杂志如林，写稿投稿天地宽。带上这些用具，虽占去大半个行李包，自己觉得一点儿都不亏，心中充满无限期待。

二狗无偿提供了半月食宿，整得我颜面尽失。实在不好意思无限地打扰二狗，我决定放弃寻找文秘工作，加入流水线上的庞大队伍之中。经老乡介绍，我进到一家玩具厂做装配工。刚进厂三天是计时工资，待熟悉了流水线工作流程之后改为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。一个月下来，可以赚到四五百元。对我来说，活不算繁重也不杂乱，每天做着同一种工序，没过多久就得心应手了。

这家厂很少加班，星期天也不上班，我就把余下的时间利用起来，研读南方出版的描写打工生活的杂志，刊发的文章都是从一件小事写起，字字透露出生活的艰辛，句句凝聚着想家的思绪。读罢这些文字，感慨之余，我拿起笔重操旧业，自嘲舞文弄墨是强项，借行李包里现成的笔和稿纸编织打工故事。新奇的生活体验过程中，感悟在脑海里浮现，擦肩而过的灵感来源于生活。还算顺利，两个月之后，一家杂志登出了我的文章，末尾留着我所在的厂名和厂址。

很快，厂里一些爱看书刊的工友发现了我的秘密。经过核实，工友们看我的眼神跟看西洋景一样，不约而同说出：“嘿嘿，想不到你

还会写文章呢”。知我内情的工友不遗余力地传送消息，并送我“作家”的称号。一时间，百多号人的厂里我成了名人，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不负众望，想方设法挤出时间组合那些文字，再源源不断寄发出去，偶有一些收获。

自打“出名”，厂里一些不会写请假条的工友求我帮忙，不会写求爱信的工友要我代劳，不会写辞工书的工友找我起草……所有文案我来者不拒。

那次，一个工友被炒了鱿鱼，老板生气扣了他两个月工钱，叫他收拾东西走人。那位工友找到我，求我为他写一份材料给劳动局。我虽然有些为难，但看在工友一场的份上帮他写好了材料。我是事件的知情人之一，材料写得真实具体，镇劳动管理所很快就受理了此事，那位工友也如数得到了应得的工钱。不久，我为工友写投诉材料的事传到了老板耳朵里，老板大发雷霆。没过几天，厂里就找借口炒了我，理由很简单，说我不务正业，写写画画影响本职工作。常言道，给别人解脱容易，为自己松绑难。我百口莫辩，只对老板说了句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”

从玩具厂出来，漂到另一个小镇，进了一家港资制衣厂打工。这家厂在一个工业园区内，厂里的管理人员都是东莞本地人，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相对和善。员工的满意度取决于企业的管理能力，在这家厂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。闲时继续读书写稿，不到半年时间，“作家”的称号又在这个工业区内传开了。

原以为我会将未来的日子托付给这家制衣厂的，谁知一封读者来信再引事端。我们上下班要经过一家彩印厂宿舍，这条通道是个卫生死角。每天，那家彩印厂的工人都会不断地从楼上丢废弃物，我们厂的员工从下面经过时时常有人中招，但又奈何不了他们。那次，我的一位老乡下班刚走到楼下，不知是哪位丢下一块西瓜皮，正中老乡脑瓜，他大骂一阵之后，见无人应声，捡起地上的砖块就向楼上砸去。这些举动并没有使那些丢废弃物的人有所收敛，反而激化了矛盾。看到这个情况，工友们都怂恿我写材料投诉。气愤之余，我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向市报投稿。结果，很快就刊登出来了，不几天管理区的领导和辖区的治安员来到现场治理整顿，还罚了那家彩印厂的款。

虽然事情得到处理，可我又一次引火烧身。不久就有人向我通风报信，说那家彩印厂的人要暗中找我的麻烦，没准儿要找人“收拾”我。我听到消息有些害怕，想来想去，三十六计，还是走人为妙，谁叫我自己弄出那段文字呢！我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那家原本做得很好的制衣厂。

在南方一直漂着，双脚踩不到实地，感受到家的温暖却总是那么容易失去。我漂来漂去，还是没有实现当初想要写出一片天地的诺言。在我的漂泊过程中，一直坚持着一边打工一边编写故事，在打工故事里拥抱生活的美好。我尽量守着本分，用手里的一支笔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成都个体经营户）